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三國志

(八)

陳壽撰
裴松之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 國 志

附 考 證

(八)

陳 壽 撰

裴 松 之 注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三國志

蜀志卷九

董和

劉巴

馬良弟譔

陳震

董允

陳祗黃皓

呂乂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爲牛鞞音江原長成都令蜀士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

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

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藎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爲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尙書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

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邊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

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且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驚鳳之豔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荊州

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

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

階階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荊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也

會先主略有二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趾

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

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

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

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趾更姓爲張與交趾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爲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爲

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咨訪。臣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爲益州牧。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爲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爲孝廉明也。

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

責。零陵先賢傳曰。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

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

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

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

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拾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巴爲尙書。

後代法正爲尙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爲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

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

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尙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

君子初。甚敬重焉。

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稱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

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

臣松之以爲良蓋與亮結爲兄弟。或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

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

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鄧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陰。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旨。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諤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縣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諤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諤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饒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諤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

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敕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建興六年。亮出

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諤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

戰于街亭。爲郤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謾下獄物故。亮爲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謾年三十九。

襄陽記曰。謾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謾猶子。謾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殫鯨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謾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己。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驚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謾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誡而不獲奉承。明謾之難廢也。爲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達明主之議。戴之失中。卽殺有益之人。雖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尙書。遷尙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明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卽日張旂誥衆。各自納誓。順流

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往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爲防。

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勲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

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褱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褱使吳。孫權嘗大醉。問褱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褱愕然四顧視。不能卽答。恢目褱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爲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爲不審的也。

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褱副貳。九年卒。

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褱。及允爲四相。一號四英也。

陳祗代允爲侍中。與黃皓互相

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褱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

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謚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自祇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祇媚茲一人。皓構間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臣松

之以爲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以子繫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驛角之美。而亦如泰者。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故不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以位不相過。故也。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乂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尙書。代董允爲尙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乂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

至巴西太守。皆與父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父。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蜀志卷九考證

劉巴少知名。注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臣清植按。本傳下文云。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則表初未有欲殺巴之事也。零陵先賢傳。蓋傳訛之談。

又注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臣浩按。主記疑作主計。劉先主主字宜衍。劉表傳中別駕劉先。是其人也。

巴復從交趾至蜀。注由牂牁道去。○道去。元本作遁去。

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注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元本作天分素高亮。多分字。

非公事不言。注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臣清植按。本傳下文。凡諸文詰策命。皆巴所作。

則先主之稱尊號。巴未必以爲非也。零陵先賢傳。蓋勦敵國謗誹之辭。亦不足信。

三國志

蜀志卷十

劉封

彭蒙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

魏略
載達

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麟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告犯謝罪。遂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

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

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奸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讎。况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與之言。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

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嘗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離背禍。猶皆如斯。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

霄也。宣子曰。霄也佞。對曰。霄也佞在面。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於太史氏。爲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爲丈

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爲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爲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

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聚衆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號爲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爲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即以兄故號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

達不和。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請中。

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

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嘆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

爲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

封子林爲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議督軍。是歲。徙還扶風。

彭義。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尙。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剪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嗣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繇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勳。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義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義爲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義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義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義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旣罷。往就義坐。義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義。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爲奇。數令義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

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龔爲治中從事。龔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龔。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龔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旣敬信亮。加察龔行事。意以稍疎。左遷龔爲江陽太守。龔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龔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龔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楊雄方言曰。滅鯢乾都耆革。老也。郭璞注曰。皆老者皮色枯瘁之形也。臣松之以爲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爲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龔罵備爲老革。猶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

常懷危懼。聞龔言。大驚。默然不答。龔退。具表龔辭。於是收龔付有司。龔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闡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

臣松之以爲分子之厚者。龔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己。故其書後語

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龔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